

# 15 心悦诚评

心悦之，诚评之。文学、书画、摄影、音乐……诚邀您一起聊经典，谈创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  
wanbaofukan@163.com  
请在主题标注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11月27日 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马莎莎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辉

## 用成长守护一片蓝

——读长篇儿童小说《神鸟的岛屿》

□刘敬

轻轻合上《神鸟的岛屿》那一刻，我的心依旧沉浸在铁墩岛上空回响的燕鸥声中。身为教师，身为一个同样乐意为孩子们写作的人，我深知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，不仅要有精彩的故事、鲜活的人物，更要在字里行间悄然埋下种子——那些关于自然、生命、信念、成长与蜕变的种子。《神鸟的岛屿》正是如此，它让我们看见了一群人的坚守、一个物种的重生以及少年们如何在远离父母庇护的碧海蓝天之间，完成了心灵的“成年礼”。

我得承认，是海风迫不及待地替我读完了书，然后又把咸涩与清甜一并递到我的舌尖。就像口中含着一枚浓浓潮汐味的糖，舍不得一下子嚼碎——那是江小鹏、林芊芊、阿海等少年在铁墩岛上偷偷长大的味道……

故事从一张作文纸开始。12岁的西北娃江小鹏把“梦里的蓝”写成句子，像一只纸飞机，载着他越过黄河、秦岭与长江，一头扎进浙江韭山列岛最袖珍的那枚“海螺”——铁墩岛上。铁墩岛只有两个足球场大，却盛得下极危的中华凤头燕鸥，盛得下护鸟人哥哥的青春，盛得下江小鹏晕船时翻江倒海的酸涩……

作者把“大”与“小”玩成“跷跷板”：全球仅剩200多只的“神话之鸟”，在庞大的天空里像是一粒粒白芝麻，可在江小鹏眼里，它比整个暑假都大；铁墩岛在世界地图上找不到，却又是他灵魂的初稿纸。

江小鹏在岛上学会的第一件事，是俯身——俯身擦净被青苔占领的水池，俯身为一只刚破壳的小燕鸥扣上环志，俯身把“我很怕老

鼠”咽进喉咙，再抬头对着哥哥笑……他第一次与自然万物平等对话，听见了草叶和羽翼的“同频共振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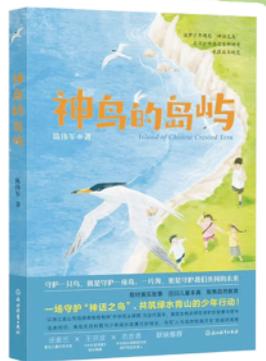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件学会的事，是转身。台风之夜，哥哥逆风出海，留下的江小鹏急得直转圈。那一刻，他忽然转身——看见阿海把弹弓别在腰后，看见春草把妈妈的照片贴在胸口，也看见叶伯伯摩挲着30年前的旧相框。原来，守护竟是无数人把各自的小光聚在一起，照出一片更大的蓝。他把日记本摊开，把他们的名字一行行写在纸上。

第三件学会的事，是抬头。台风过境后的清晨，江小鹏无意间抬头，蓦然看见那只被风卷走的燕鸥“鹏飞”居然飞回来了，翅膀上还挂着远方的雨滴。那一刻他懂了：离别不是句号，而是省略号；成长也不是抵达，而是重新出发。

故事中的另一位主角是林芊芊，她以画笔参与这场守护中。江小鹏与林芊芊，一个擅文、一个能画，仿佛暗示着文学与艺术正是人类记录自然、表达热爱的最佳方式。

《神鸟的岛屿》最珍贵的地方，恰在于它是一部“有信念”的作品。作家深信，文学能够影响人，也坚信孩子能够理解深沉的情感与严肃的议题。小说并不回避现代化进程中儿童面临的课业压力、亲子关系、成长困惑等问题，却又始终默默引领读者看向更辽阔的世界——那里有海风与星夜，有飞鸟与潮汐，有一群可爱的人正默默守护着自然遗产……

我把书放回书架，像把一粒盐放回大海。我想，它定然会在某个孩子的梦里再次结晶，长成新的岛屿——在那里，“神话之鸟”永远年轻，少年永远热泪盈眶。



## 枝叶关情处 人间郑板桥

□姜泽鹏

舞台灯光渐暗，最后一幕落下，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扮演郑板桥的演员何冰缓缓走向台前，那双曾经画竹的手微微颤抖，眼神里既有文人的孤傲，又有为民请命者的坚毅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—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历史人物再现，而是何冰与郑板桥两个灵魂的深度对话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共振。

话剧《枝叶关情·郑板桥》没有跟往常的影视作品或者教科书一样进行歌功颂德，而是采取了一种倒序的方式，用一群人对他的“控告”进行了讲述。何冰饰演的郑板桥，是血肉丰满、充满矛盾的复杂个体，那种文人的孤高与为官者入世之间的张力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话剧最动人的，是它对“清官”这一概念的深刻解剖。郑板桥的“清”，不是道德完人的无瑕，而是在种种现实困境中的艰难选择。当他不得不违心应酬上级时，何冰的眼神里既有无奈又有坚守；当他自掏腰包救济灾民时，那种窘迫中透着的高贵令人动容。为了救济灾民，郑板桥不得不采用“下策”，“坑蒙拐骗”的伎俩都用上了，可见郑板桥作为父母官多么不易。何冰让我们看到，清廉不是一种姿态，而是一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日常实践。

这部话剧之所以动人，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再现，与当下产生了深刻的共鸣。在如今价值多元的时代，郑板桥的“糊涂”哲学依然具有现实意义。他丈量田地时，寸寸分明、丝毫不差；他得知乡绅捐银子救助灾民时，他又不得不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“难得糊涂”的“难”不在于“糊涂”，“难”的是“难得糊涂”背后的清醒与坚守。

走出剧场，郑板桥的那句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依然在耳边回响。何冰用精湛的演技，不仅复活了一个历史人物，更点亮了一盏精神明灯。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我们或许都需要一点郑板桥式的“怪”与“清”，都需要在艺术的“枝叶”中，触摸人性的温度，守护内心的那份“关情”。

一枝一叶关情处，最是人间郑板桥——这部话剧让我们相信，有些精神，穿越百年，依然鲜活。

## 把自己作为方法

□孙玉晔

日复一日，生活仿佛被按下了循环键：每晚辅导孩子写作业到九点多，匆匆陪他们洗漱、讲绘本，常常接近十点才急忙关灯，安抚他们入睡。孩子睡了，我却躺在床上异常清醒，想想明天又将重演这一切，一种看不清未来的无力感油然而生。于是打开灯，再次翻开项飙、吴琦等学者合作完成的访谈录《把自己作为方法》。

什么是“把自己作为方法”？书中说：“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，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，做一个独立的叙述——也不用分析，就是叙述。”反复读着这句话入睡，天亮后，我拿起笔，尝试着书写每一天的生活。文字像一位沉默的老朋友，接纳我所有的倾诉，生活压力、育儿琐事在书写过程中渐渐沉淀为清晰的印记。而我也从被生活裹挟着前行，变成了生活的观察者、记录者。

书中多次强调要在“小世界”里具体地生活。对我而言，家就是这样一个世界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会回老家一趟。推开那扇熟悉的门，父亲在灶台边翻炒着自己种的小青菜，母亲洗好水果等着我。饭后，我会检查他们有没有需要缴纳的燃气费、水费等，再下楼打几桶纯净水，查看电视信号是否正常，手机里有没有可疑的陌生来电……这些琐事平淡至极，却对年迈的父母至关重要。

每回家一次，我就更理解书中所说的“爱附近的具体的人，胜过爱远方的

抽象概念。”感恩父母、孝敬父母，并非空洞的口号，而是藏在每一件温暖而具体的小事中。

书中还提到“附近”的消失，很多人要么只关注自己的小圈子，要么迷失于遥远的宏大叙事中，却对身边的中间地带漠不关心。我告诉自己，要有意识地重建自己的“附近”。清晨，走进小区附近的口袋公园，看打太极的老人衣袂飘飘，或是一头扎进喧闹的早市，听卖豆腐的小贩拖着长腔吆喝：“豆腐……”

古龙先生有句话说得好：“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，想寻短见，就放他去菜市场吧。”置身于菜市场，五颜六色的瓜果蔬菜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让心情也跟着明亮起来。穿梭在不同的摊位间，蹲下来挑选出水灵灵的蔬菜，路过卖海鲜的摊位，看鱼虾蟹在有限的空间里舞动着生命力……那些所谓的成功与失败，在中午该买条鲫鱼炖汤，还是买块豆腐做盘小葱拌豆腐面前，变得不再紧迫。我渐渐学会在“附近”安顿自己，在看似庸常的节奏中，感受真实的生命脉动。

《把自己作为方法》给了我一种重新看待生活的眼光。生命不在远方，而在当下具体而微小的行动中：陪孩子读一本书，为父母打一桶水，去菜市场挑选新鲜的食材，用文字记录下一天的生活……通过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，我仿佛能触摸到它的质地，也终于看清，未来并非模糊的远方，而在每一个“附近”的细节里静静生长。